

笔走心缘

且往高处

□ 顾后荣

耸起,升高,这大约是建筑的宿命。我童年的记忆中,高,是颇多好处的。

在江南,多的是圩区;圩区里,早年多的是“垛子”。这里所谓的“垛子”,不能确切认定准确的写法,在词典里目前还找不到对应的解释。它指的是圩区人家为防备水灾挑土筑起的三四米高的大土台。土台上造房屋,房屋借增高的地势,可以在水灾来袭时免于淹没。这种我们家乡称为“垛子”的土台,营建目的非常朴素,实施工程极为原始,彰显着建筑的初心使命。

我是出生在圩区的垛子上的。祖父以及祖父的上一辈,苦挣苦熬,积攒了一定的家产,才有了属于自家的“垛子”,也算是让一家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高度。事实上,我家所在的圩区,解放前有过几次“破圩”(指洪水冲破圩堤,淹没圩内土地),而我家因为有了垛子,确乎是躲过了房倒屋塌之劫。我的印象中,大约六岁光景,那年虽然没有“破圩”,但内涝严重,站在我家的垛子的台阶上可以洗脚,祖父的小船泊岸,船头就靠在垛子的边沿。放眼望去,大片农田成为泽国,一些洼地里的杨柳,只剩下树梢像小草一样招摇。那时我虽然少不更事,但看着垛子下面气势汹汹的油流一天天上涨,也跟大人一样有了些忧心。从那以后,知道了不只是人可以戏水,水也可以戏人;而对于自家的垛子,也就增添了许多感激与自豪。

正如这朴拙的垛子,建筑的高度,原是关乎生存的。垛子这样古朴的建筑,让人们在滔滔洪水中拥有一席立足之地,这是人类生存之本能,也是建筑发端之本务。

等我上学之后,时常遇到“亭台楼阁”的说法。亭、楼、阁,似乎还能与脑子里的想象对上号。至于“台”,一直存有探究之心:这“台”,究竟是什么角色?词典说:平而高的建筑物,便于在上面远望。这个注释让我想起圩区散落在密集河网中的那些“垛子”。但“垛子”毕竟不是“台”。我在知道了铜雀台的典故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之后,愈加明晰了“垛子”与“台”的差别。及至后来游绍兴,登越王台,总算对“台”有了真切的感性认识。越王台是后人为了缅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雪耻而建。《越绝书》记载:“越王台规

模宏大,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溜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越王台虽屡建屡毁,却是屡毁屡建,因此我辈尚能有幸睹其余韵。立于台上,周边绿树掩映,阶上青苔隐现,遥想当年越王人生起伏,忽忽忽忽,愈觉此台之象征意义,远超砖石泥灰堆砌之物质外形。建筑的高度,因精神的骨架而更加耸立,这才是筑在人们心中的高台,永不被岁月剥蚀。

高,乃是一种永固的心理定势。论起“高”这个字,以甲骨文字形来看,象楼台重叠之形——这恐怕也是建筑应有之义。

人们以亭台楼阁追求高度之外,塔用来标志人们登高欲望,则是很有考究的。《圣经》中说,人们要造巴别塔,寻找新的天地,可是最终没有成功,因为上帝感受到这种登高的欲望带给他威胁,于是让人们语言不通,“变乱”了。而实际上,不管故事的结局如何,人们向往高处的心愿是昭然若揭了。在中国的宗教故事中,“塔”也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佛教中的“塔”,实为葬佛舍利之所,因有七宝装饰,故称宝塔。中国的宝塔一般是单数,通常有五层到十三层。在中国辽阔大地上,随处可见遗存的古塔,成为风景名胜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每当站在塔下,抬头仰望,我总是很疑惑:这样缺乏实用价值的建筑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稍稍有悟——原来是一种登高向往的驱使吧。古人“登高”“登楼”之类的诗词作品殊可为证。

到现代,许多地方的地标,也都非“塔”莫属。我看西方的哥特式建筑,也是与塔一样的意图。到欧洲,看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钟楼、德国的科隆大教堂,那些高耸的尖顶直入云霄,真是有与天空接壤的意味。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就更具象征意味。

塔之外,人们对高度的执着,造就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诸多地球建筑“大高个”。在上海陆家嘴有“三大神器”:492米的“开瓶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20.5米的“注射器”上海金茂大厦、632米的“打蛋器”上海中心大厦;在迪拜有828米的哈利法塔;在台北有508米的101大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些所谓摩天大楼,正如排着队的“地球兵士”,要去宇宙大战一场。是啊,高度,被当成一种对抗地球

引力的探索。正如一株植物,它要向上生长,离不开引力,可又必须挣脱引力。同样的矛盾,又何尝不体现在建筑物的身上?

而从动物界来说,鸟儿是抵抗地球引力的先锋。它们用翅膀划出弧线,在地球引力范畴内自由穿梭。凭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们的“家”就显与其他动物迥然有异。在旷野中,你看到一棵树的枝杈上,有那么一个抽象画一般的圆形或半圆形,似立体又似平面,像是素描笔法的造型。看它所处位置,离地悬空,是一种清高恬淡,是一种崇高脱俗,是一种孤高决绝……相形之下,行走在尘土之中的人类,真似浊物。能把一种高度经营到与尘世若即若离的地步,即使人类有猎枪和竹竿,也被笑成无知。这样的高度,上可凌云,下可饮泉,算是一种只可意会的自由之境。

我又想起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的山西大同悬空寺。我总觉得这是人类结在悬崖上的一个“巢”。玄而空,道而佛,悬而不坠,高而不危,也许这就是人类悟得的“高”的真义吧。

可是又不尽然。人们在脱离地球引力之后,对高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境界。如果我们把人造卫星、太空空间站视作某种“巢”或者建筑的话,那么它们是人类建筑在太空无形枝杈上的精神高地吧。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到月球跋涉,再往火星“寻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高处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可是,当我有机会乘着列车行驶在中原大地,当我坐着汽车穿越在新疆的白杨道上,看着那些俯着身子匍匐在大地上的房屋,任岁月风沙洗刷而宠辱不惊,我猛然觉得:追求高度其实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如今回到故乡,我家的老垛子,已不见踪影——因为倡导集中居住,因为土地集约化的需要,老垛子前几年被夷为平地,我记忆中的三间茅草屋、两棵桑葚树、一棵枣树,连同我童年时嗡嗡的蜜蜂和咕咕的鸽子,一道消失,从此没有了高度,只有一种说不出滋味的平坦。那些曾被堆积到高处泥土,在经历岁月沧桑之后,连同我的祖辈,以一种还原的姿态,应当回到了更为舒服的安放之所吧:我这样付度着。

可是,谁知道呢,别的某地,是否又有新的耸起、新的升高?



《江滩涨潮》(国画) 丁观加

排教室里的座位

□ 北风

读小学一年级的开学第一天,记得班主任老师要帮同学们排座位。那倒也简单,全班的同学,一齐在教室前面的场地上依照了个子的高矮排好队,然后就从前面个子最矮的两个人开始一双双地走进教室,再依次从教室最前面的几排坐起。我们读小学的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的界限比较明显,但是如排上课座位这样的事情,班主任是不含糊的,就是你排队时挨着和谁同桌就和谁同桌,其中没有男女之选择,更没有什么亲疏之类的选择。教室里的座位,要按照了学生个子从低到高地排,自然为了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看清楚老师的板书。这样的座位,后来的微调是有的,比如,有高个子的眼睛近视了就要移前去,有同学或上课不用心或成绩太差,就让他和一个班干部之类的学生同桌,以获得帮助。

全班同学依照了个子的高矮排教室里的座位,这一个做法,到我读中学一年级的時候,班主任老师还在沿用。只是情况略有不同,就是男生女生不安

排为同桌。大约老师看到我们长大了,得有个男女之界限。后来上过所谓的大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居然谁也不给你排座位或者指定座位,就是你见有空位置,想坐哪儿就哪儿。另外的不同,大学里的课桌,是单人桌而不是双人桌,就没有什么男女同桌之类的考虑了。到了上大课时,教室阶梯形,数百号人自由选择座位,每一个人都居高临下似的,都能够看清楚先生的板书。

众人之间,排一个座位就先排一个队,排队又完全依照每一个人个子的高与矮,上学时排教室里座位的这一个规则,让我至今觉得有意思。排队之类,或者要分一个高和矮,或者要分一个先和后,实际上就是对于次序的组织、协调,也是对于不按照次序行动的一种约束、规范。这样的排队、排座次的方法,其实在其他不少地方,都可以提倡。



心香一束

空心饿肚皮

□ 张勤

以前乡间有句话叫空心饿肚皮,表达的意思跟饥肠辘辘差不多。乡人语境中,谁对你说空心饿肚皮,谁就表达着对你的关切之意。

读小学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为了省搭伙费,没有选择在学校食堂吃午饭,一般中午是赶回家吃饭的。遇到下雨天也会带着饭上学去,有一次路滑摔了一跤,书包、衣裤上都是泥浆,带的饭也洒了。那天午饭时,我望着教室外淅淅沥沥的雨,愣着不知该怎么办。班主任杨老师见了就问我怎么不吃饭。我就把上学路上摔跤的事说了。杨老师问我,人没受伤吧?接着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拿出两个杏仁酥饼,还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对我说,空心饿肚皮怎么办,下午还有好多节课呢,把饼吃了吧,以后赶路要小心点。那天虽是下雨,但我的内心却是晴朗温暖的。因为这次经历,让我至今见到杏仁酥饼都有一种亲切感。

那时物质匮乏,加上正处于长

身体的年纪,消化功能很强,所以到放学时肚子老是饿得咕咕叫。一到家里就爱找吃的,好在,每次都不会让我失望。奶奶已为我准备了一份自制的点心,摊面饼、油炸糕、小圆子、蒸山芋、芋艿等都有。食物随季节变化,不变的是,都能填一下我的肚子。用奶奶的话说,正在长力头上(生长发育)的小囡空心饿肚皮,一定要垫一垫的。虽然没有吃得饱,但有了这些食物充饥,好似缺电的电瓶车充了一个小时的电,未能充满,却也能继续赶一段路了。肚里有了食物,人的精气神就大不一样,力气有了,精神足了,心也定了。放下书包,吃过点心,就要利用好这放学后的一点傍晚时间,迎着晚霞背上草篮去割兔子草,把拴在外面吃草的羊牵回家。帮家里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是那时每个乡间长大的孩子每天要做的事。

乡人说空心饿肚皮,并不只是嘴上客气,而是会落实到行动中,张罗着设法款待你。有时家里客人来访,在

饭点前来的,自然要留下来吃饭,在午后来的,也会说空心饿肚皮,吃了点心再走。否则什么都不吃,茶也不喝一口就走了,主人会说过不去,客人也自觉来去匆匆,不够礼貌。所以就要坐一坐,喝一口茶,吃一份点心,闲聊几句才好。总之,不能让你饿着肚子就走。

乡人朴素地认为,吃得下,做得动,就说明身体处于最佳状态。经常处于空心饿肚皮状态的人,总有一股敢想敢干,吃苦耐劳的品质。田间干活,看天吃饭,天气预报说明天要落雨,开夜工也要把割好的稻子收拢堆成稻垛,把开得雪白的棉花抓紧时间采摘回来,把田里的水沟开挖疏浚。想要做的事,锚定目标不放松。待一切完成,天色向晚,这才想起自己还空心饿肚皮呢,赶忙回家吃夜饭。哪怕饭只是一碗淘米饭,菜仅有一根萝卜干,却并不妨碍吃得有滋有味,因为肚皮饿了,心里畅快了,吃啥都是香的。

诗韵悠悠

马六甲海峡 (外一首)

□ 丁少国

它是一根吸管,太平洋与印度洋
你饮我一口,我也饮你一口,
互换海水
两边平衡——
两边就各自辽阔起来

我在岸边买一颗椰子,
卖家给我吸管
我吸尽椰汁,
它却不能饮我体内任何一滴汗水
椰壳空了,就废了

这让我谨慎,幸而沙子又细又厚
海滩收走了我脚踩的多余重量
——水呼吸平静,没有咳出波浪

下午四点半的阳光
晒云,晒一件水做的银片好衣,
也晒那边几个小黑点
那是几艘大轮,正好过海峡

下沉式广场商业街

这么大容器,装满灯光,贴满海报
正在张罗一场大戏。
趁着还未开演,四下里静谧
探寻曾在此安养的前世神灵,
它们是否已经离场

一条地铁穿过来,
数个出入口张开
引流有术。不用怀疑,
开业时人群一定蚂蚁似的涌来
就像邻街的下沉式广场一样热络
交易

此时无声,
我看到容器犹如巨大的胃肠
在蠕动,分泌消化液,
它会吞下什么

其实,人们也爱砌高楼,
百层之上引来云雾
衣袂飘飘,却在一杯一盏中,
让机心湿了又重
这番仙界,竟被玩成了人间

突然想到,我们百年后,归隐地下
会不会也被玩成人间,闹腾不休